



配图 林云

特殊年代的人性温暖——品味大型方言喜剧《甬上三家亲》

孙仰芳

马年伊始，我市天然舞台组织本土戏剧创作人才，策划推出了一台原创的大型方言喜剧《甬上三家亲》。该剧讲述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，宁波城三户普通人家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、“文革”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所经历的不同命运与人生遭遇，以这样长达几十年社会生活演变为视角来反映剧中人的喜怒哀乐，荣衰胜败，并折射出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深刻变化与迅猛发展，这在宁波戏剧舞台上还是首次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。

《甬上三家亲》的原创剧本是由王信厚与繆纪芳两位编剧合作撰写的。前者是国家一级编剧，曾经创作过《秀才的婚事》、《风雨一家人》、《宁波大哥》以及《风雨祠堂》等一系列优秀剧目，后者是长期活跃在我市业余戏剧领域的金牌编剧，曾有一系列滑稽戏与小品搬上群众文化舞台，这两位编剧携手合作，真可谓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把一出内容沉重，处处充满着苦难的年代剧写得风趣幽默，笑点不断，借用一句时髦的评语，就是“笑着向过去告别”。

大幕一拉开，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，舞台上的中心事件是四只鸡蛋，从围绕着这四只鸡蛋开始，两位编剧写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好戏。

该剧虽然选择的是宏大的时代背景与特殊年代的动荡岁月，可着眼点却始终落在一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，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啼笑皆非的一幕幕人生历程。出现在舞台上的这些剧中人身份都很卑微，主要角色“寿得得”出场时只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分配到榨油厂里做工的学

徒，他曾经爱得要死的女同学“张阿青”刚去工商局工作；另一个主要角色“马阿王”却是一个“摸六株”的乡下人，手头上连一张票证都没有！张阿青的父亲“张火炬”虽说在五金厂里造过火炬牌煤球炉，可在家里却只配生煤球炉，是一个受气包；最大的官儿也就是居委会主任“水汪汪”。然后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裹挟进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中去，在紧接着“三年困难”时期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，这些小人物又都因为各自的地位与身份不同，做出了不同的表现，有的落难受苦，有的神气十足，有的因祸得福，有的一下子从天外飞来横祸，但是有一点却没有改变，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善良之心。如第一场戏中寿得得偷蛋来相亲，但当 he 得知失血的产妇急需鸡蛋时，又在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奉还。在第二场“产房生子”的一场戏中，马阿王动员妻子为“冤家”女儿喂奶。第三场戏里，昔日神气十足的水汪汪一下子被造反派打成了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她在寿得得的协助下，从城里逃到了乡下福民村避难躲祸，不料却遇到了当年被她拒之门外拆散了几女姻缘的马阿王。此刻，马阿王不但没有投井下石，实施报复，反而冒着被造反派批斗的风险，保护了水汪汪！后来当怀孕的“造反派”临场产子时，“走资派”自告奋勇为其接生。这种临危救济、互相呵护的人性之美使看戏的观众感到一阵阵温暖，引起无穷的遐想。在第四场“改革开放”那场戏中，也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片断，马阿王要到美国去继承遗产了，临走之前，他特意找到了早已成为两家人的张阿青，执意要把自己乡下的宅基地以及几间老屋托付给对方，说是“收收罪过拿拿去”，

实是一番深厚的情义。如上所举，那些充满温暖的片断在全剧中比比皆是，这也是大型方言喜剧《甬上三家亲》的价值所在！

这个戏的另一成功之处就是生动地塑造了寿得得这一平民形象，寿得得是一个仗义、执着、善良，却总容易被别人误解的人。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“寿得可爱”。他“人生班车，班班轧出”，但活得无怨无悔，乐观自在，我们的社会正因为有大批“寿得得”这样人的存在，才显得那么和谐美好。当我们在笑声中向过去告别的时候，更能体会到今日幸福来之不易，更应珍惜当今的大好形势，祝愿今后时代的一趟趟班车再不会让“寿得得”轧出。

寿得得的角色由甬剧名家沃幸康担纲主演。沃幸康历来以扮相英俊、台风潇洒而驰名于甬上舞台，可这次他大胆拓宽塑造人物的能力，在表演风格上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型，把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，尤其是最后一场尾声中他大声喊出了“我情愿轧出”那一句台词时，这个每一趟“班车”都轧出的小人物更加使人感到亲切、可爱！原甬剧团著名演员陈安莉在该剧中也有上佳表演，她吐字清晰入耳，动作富有激情，把居委会主任水汪汪的“刀子嘴，豆腐心”表演得淋漓尽致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另外，特别值得一提的大型方言喜剧《甬上三家亲》还注入了一支戏剧新军，这里有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市电视台“老娘舅”陈效邦与来自邮电系统的资深小品演员杨松，以及民营剧团的优秀演员张海波、舒一萍等人，他们一起聚集在现在已退休的甬剧团老导演应礼德的麾下，相互支持，共同努力。苦难岁月显真情，泪花洒处传笑声，让每一个角色都闪烁出夺目的艺术之光。

《牡丹亭》里的小人物

许冬林

读《牡丹亭》，难忘那些勤杂工们，觉得他们身上有光芒。作者可敬，写才子佳人和江山破碎亲人别离，也不忘勾画这些小人物们的生活。

花郎，职业是侍弄花园。杜家的花园里草木纷繁，有牡丹、芍药、垂杨、榆树……浇水锄草，可忙可闲。花开后，折下新鲜带露的花儿，送给夫人和小姐，这事不忘了就行。他也偶有不规矩的时候：偷了花儿上街去，骗些酒喝。这是花郎的可爱与狡黠。“肃苑”里，春香来吩咐他打扫花径，后日小姐要来游园看花。花郎嘻皮笑脸，不免和春香打情骂俏一番。我一直羡慕花郎的差事，晒晒太阳浇浇水，看看花开，喝喝小酒，卖点乖调点情……这日子荡悠悠的，过得舒缓有兴味。

陈最良，杜丽娘的语文老师，教她《诗经》。小人物里，他的出境率最高。总觉得他活得粗糙，有时读着读着，想要同情起他来。多年的秀才，总是不能晋级考上举人。“咳嗽病多疏酒盏，村童俸薄减厨烟。”“腐欢”里，第一次出场，寒酸病穷。教书不成，改行继承祖业，开药店。儒变医，就像洗脸的毛巾最后都成了抹布，境遇每况愈下。腐儒今遇喜事：杜老爷下帖请他教小姐读书，从此饭食不愁。只是谁会想到后来小姐为春梦而亡呢！陈老师再次失业后，回家继续卖药。命运这样颠来倒去，他似乎没有太多的凄凉，不知道是否已麻木。“肃苑”里，春香请假，小姐因为伤春了，要游园排遣春愁。陈老师回说：春香，你老师我都活到60来岁了，一把的年纪都不晓得伤个春游个园，这就是你们的不该了。读到这里，感慨不已，一个读书人，伤春悲秋都不会，心思粗糙得简直不可原谅。当然，也可能他是正话反说。

读到“旅寄”，才终于领略到陈老师的风雅。杜丽娘死后，失业的他大雪天出门，意欲再寻书馆教书，路上遇到跌跌撞撞的柳梦梅。同是天涯沦落人

啊，陈老师扶柳梦梅打算去梅花观歇息。柳梦梅问还有多远，他伸手一指，答道：“看一树雪垂垂如笑，墙直上绣旗飘。”喜极了这一句里的“垂垂如笑”，人生颠簸沦落至此，下一顿还不知道在哪里，还能看到雪压梅枝的梅花微“笑”。他是个心里揣有光的人，这样的人，不论自己境遇如何，总能处处传播正能量。

石道姑是个不幸的人。一个阴阳人，勉强嫁出去，新婚之夜云雨不成，青春徒然。后来丈夫另讨了小老婆，小老婆渐渐得势，挤走了她，于是出家当一个道姑。生逢不幸，没有好姻缘，也不嫉妒别人的好，倒去成就了别人的姻缘。协助柳梦梅掘坟，扶起睡了三年的杜丽娘，帮着寻药调理。陈老师给配了一副烧酒散，说是治妇人的鬼怪之病，很是诙谐。调理好了杜丽娘，在柳梦梅的央求下，又做了个现成媒人。不抱怨，不强求，不把人生看成一个讽刺，自自然然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也成全着别人。

春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角色。“闺塾”里插科打诨，活泼调皮，那股无邪。小姐春天贪睡了，春香挨打；小姐害了相思病，春香一样挨打。但是这打里，只听到呀呀地叫，看不出疼痛和伤心。到杜丽娘死后，伴同老夫人离了南安去了扬州，老夫人揣测老翁有娶小之意，心上忐忑，跟春香闲谈。春香劝她，将庶出之子当做亲生，好比是无子也有子了。到这里，春香作为一女仆，不仅长大了，而且识事明理了，她和主子间的距离，也越走越近，成为亲人。人这一辈子，有人为爱情而活，有人为使命而活。春香为使命而活，柳梦梅的家奴郭驼也是。

《牡丹亭》里的这些勤杂工，这些小人物们，以他们的点点光彩，演绎着人间的热闹与琐碎生活的生动。让我们温暖，让我们感动。



人文

总第5676期 投稿邮箱

essay@cmb.com.cn

3月4日

爱上昆曲

张丽红

一个夕阳浸染金霞的午后，我坐于一处古色古香的老街水畔，那是一处雅致茶楼。品一杯袅袅乌龙，看着烹茶女素手泡着香茗，忽而耳边传来软语绵绵的昆曲吟唱：“忙处抛人闲处住。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。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。玉茗堂前朝暮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。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”在那委婉的琵琶伴奏声中，不知有多少故事，尽在无言低诉。

赏昆曲表演，看昆曲艺人，舒缓柔美的唱腔、婀娜温婉的身段，配上江南庭院如画的美景，总能令人深深陶醉其中。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酥到骨子里的柔媚，闭上眼睛，似乎就回到了唱词中那沧桑如画的烟雨江南。

游园惊了谁的梦？在眉头上、心坎里，别是一般疼痛。同行的文友戏言，说看《牡丹亭》的时候，不止一次感觉自己就是柳梦梅，感觉自己就是杜丽娘，那一刻好像忽然体悟到人生的苍凉与无奈，莫名地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就辛酸泪洒、潸然涕下。

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，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。譬如，希腊人有悲剧，意大利人有歌剧，俄国人芭蕾舞，英国人有莎剧等。这些雅乐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。很多时候，我不得不反复辩证，昆曲究竟代表了怎样一种艺术魅力？或许，它只是一种优美的叙述语言。叙述一个从容优雅的民族，拥有安静乐观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，拥有质朴而华贵的气质，拥有内敛而大气的性格，拥有自信而沉稳的生活，拥有蓬勃而年轻的生命！

600年前，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，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；400年前，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《牡丹亭》，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；300年前，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先后唱响大江南北，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地位。

我知道，我爱上了昆曲。喜欢昆曲，从中感受与内在生命的那种呼应，从艺术中感受到了人类永恒价值的伟大。此时，我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要保护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！



您会问：怎么会是“魔幻事业”呢？这，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。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名誉上的瑕疵，就会非常兴奋地轻易相信，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，道德上的楷模，大家都激情追随，投入声讨。于是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，攻击者不再担任任何责任。

因此，攻击者一旦出手，就有金袍披身，从者如云。所有的“从者”又变成了他的庞大卫队，把他遮盖和隐蔽，使他非常安全。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，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，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，那就是他们。您在“文革”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，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，那就是攻击别人，包括攻击他。而且，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。即使到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时代，也可以随时寻找到新的攻击对象。新的攻击一旦开始，那个魔幻程序再度重复，攻击者又一次金袍披身，从者如云。

因此，您的受难，并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您自己，

您不会攻击他人。我也和您一样，从来没有做过“以攻为守”的事情。对此，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。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，我却不是。

您知道，我是历届“世界大学生辩论赛”的总评审，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，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

但是，对于“非攻”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。

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。如果您跟着我，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，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，我们的学生和读者又对我们的辛辣手段津津乐道、竞相模仿，我们会满意吗？我想，我们反而会后悔。

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。只希望有一天，新的“曾远风”又要当街追打新的“徐扶明”时，这里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助威呐喊。仅此而已。但是，仅仅做到这一点，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。

也许会有这一天，但对我来说，华发已生，暮雾已沉，好像等不到了。您显然不满意我把自已说老，横了我一眼，却没有作声。

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，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。其实我也不想躲，很想与他交谈一番。但估计，他也只会听，不会说。

从哪儿开口呢？与他这样的人谈话，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。

曾远风，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。你告发徐扶明先生“攻击样板戏”的时候，我才十九岁；徐扶明先生终于平

反，而你又转身成为“文革”的批判者时，我已经三十三岁；你向我告发《边疆新苗》的作者时，我四十一岁；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，我四十三岁；你参与那几个“伪斗士”对我的围攻时，我五十六岁；你突然以“持不同政见者”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，我五十九岁。

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，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。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，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。因此，你对我相当重要。你早年读过中文系，后来的身份，是“编剧”、“编辑”、“杂文作家”。我翻到过你写的两个剧本，都没有读完。听说你还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厂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我没有看到。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“伪斗士”，他们与你一样，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，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，却又文思枯竭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。再联想开去，近年上不断在报刊上骂骂咧咧地制造各种事端的人，基本上都是这个背景。说远一点，你曾经效忠过的“四人帮”里边，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。如此一想我就豁然贯通，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、想象、夸张、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。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，把狂想当作了浪漫，把谩骂当作了朗诵，把围攻当作了排演。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，居然弄假成真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